

开发区发展与西安城市经济社会空间极化分异

王 慧

(西北大学城市与资源学系, 西安 710069)

摘要: 从阐释开发区“特区”运作机制、“新经济”型产业结构、配套住宅开发策略等特有开发模式及内在结构特性入手, 以西安市为实证案例, 以翔实的调研数据为支撑, 剖析了开发区建设发展与城市经济—社会空间极化分异之关联及其典型过程与效应; 并通过开发区与非开发区、新城与老城、新经济区与旧产业区之间在投资强度、发展速度、软硬环境、形象面貌、经济活力与潜力、人口成分与素质等诸多方面分异对比日益鲜明的一系列事实, 论证了开发区建设发展已成为强化凸显当代中国城市经济—社会空间极化演变的机制之一。研究结果有助于更深入全面地认识评估“开发区”——这一机制独特、存在广泛、极富改革开放新时期特色的城市发展模式之影响与绩效。

关键词: 开发区; 城市经济—社会空间; 极化分异; 西安市

1 引言

经济—社会“极化”是指经济—社会系统“中间状态或阶层(相对) 缩减削弱、而强弱富贫等性质对立的两极状态或阶层(相对) 扩大增强”的结构演化过程^[1, 2]。而因所谓“中间”或“两极”并非绝对、并无上下极限, 所以研究中大都是以经济—社会系统内部分异增强、差距扩大来论证“极化”; 基尼系数、洛仑兹曲线、分异(隔离) 度指数等量化指标所测度的也是系统内部的不平衡性^[3]。地理学尤为关注的是经济—社会极化在不同空间层面的映射——即“空间极化”, 主要体现为经济社会资源在空间不平衡分配、流动、组合所带来的不同区域之间差异强烈化、差距扩大化, 在资源辐合汇流中心往往伴有经济—社会系统极核的形成或强化。中国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社会深刻转型。海内外已有不少研究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同地理单元或行政区域之间发展水平差距拉大、不平衡性增强的现象予以关注和讨论^[4-18]。但对于同时期中国城市内部空间极化过程的研究则相对薄弱, 除了对其中不同收入阶层居住空间分异有相对较多的论述外^[19-24], 其他方面尚鲜有触及, 有关理论与实证研究都还很充分。而事实上城市是经济—社会系统的结节中枢, 是经济与社会阶层组群最为复杂多样的区域, 全球、地区、城市经济—社会系统的“极化”效应会在城市区域迭加, 并表现在城市经济空间、社会空间、物质空间等诸多方面, 而且从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型及经济全球化进程中, 不仅城市空间极化的机制在变化, 其效应也更为突出强化^[2, 25-35]。中国正在经历的经济—社会转型和极化, 也自然会折射在当代中国城市的演化重构过程中。

本文以西安市为实证, 以海外研究视野为借鉴, 从阐释开发区特有运作机制和内在结构特性入手, 剖析开发区建设发展与城市经济—社会空间极化分异之关联及其典型过程与效应, 以期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开发区发展模式的影响与绩效、更好地把握和解读当代中国城市的发展演进。

收稿日期: 2006-05-17; 修订日期: 2006-07-25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0271046)及其配套项目(40310104018); 国家教育部“十五”规划项目(01JC790012) [Foundation: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40271046; No. 40310104018; Project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No.01JC790012]

作者简介: 王慧(1965-), 女, 博士, 副教授, 主要从事城市地理、城市与区域发展问题研究。

E-mail: wanghui_618@yahoo.com.cn

2 开发区“特区”运作机制及其影响

开发区与一般性区域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其“特区”性质——即实行特殊经济政策和特别管理体制的区域。其中特殊经济政策主要是一些相对优惠、激励性的政策，而特别管理体制则是指相对精简高效、更符合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惯例、超高授权、超强自治的区域管治体制^[36, 37]。除此之外，“亲商重商”和“激励创新”的开发区文化、“一站式办公”和“零障碍服务”等高效率工作方式、一整套专业化的投资促进与创业创新服务以及高规格的基础设施等也是开发区的特色特质。而开发区明确划定的地域界线则将这些相对优越的政策、体制、观念、方法、服务、设施等集中限定在城市特定区段内，使良好的硬环境与优越的软环境在特定局部空间叠加在一起，可令开发区内部“小环境”相当鲜明地异于且优于周围“大环境”，乃至形成制度、产业、功能、设施、甚至心理意义上的所谓“孤岛效应”^[38]（笔者称之“绿洲效应”）。这种发展当然是城市发展的一种途径，然而正如 T. Hall 在评论英国“Enterprise Zones”（类似于中国开发区）政策实践的影响效应时所指出的那样：在小片特定区域实行特殊优惠政策等提升举措对于周围其他区域具有“天然的负面影响”——使其他区域因此陷入相对劣势境地，潜在发展机遇因不平等竞争而被无形剥夺，甚至会因投资、人才、税源的流失（向优势区位转移）而陷入绝对衰退^[26]。开发区这类“特区”的设立与运行，等于在城市空间人为地制造出“开发区”与“非开发区”或谓“特区”与“普区”之分割对比^[39]，两者之间不平等的境遇可导致不平衡的发展，从而可能制造或加剧城市内部经济—社会空间极化分异。

2.1 开发区与“非开发区”之间的经济异速增长

开发区“特区”机制及其“孤岛/绿洲效应”影响作用下的城市极化分异首先体现在开发区显著高于“非开发区”的经济异速增长过程中，这在各地较高等级开发区（如国家级开发区）中尤为突出普遍^[40]。西安市经 2003-2004 年最新一轮开发区清理整顿后现共存有各级各类“开发区”18 个，其中等级最高、规模最大者依次分别为国家级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简称“西安高新区”）、国家级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简称“西安经开区”）、省级西安曲江旅游度假开发区（又称“西安曲江新区”）。这几个主要开发区的各项主要发展指标增速连年在 30% 以上、有些甚至达 70% 或更高，发展速度明显高于一般“非开发区”，已成为西安市有目共睹的经济发展最活跃区域。1991 年成立的西安高新区在 2005 年度技工贸总收入水平已超过千亿元，区内累计注册企业多达 7938 家、从业人员 29.6 万人，15 年来平均每天新增企业 1.6 家、新增就业者 57.9 人；2000 年才升格为国家级开发区的西安经开区目前年度技工贸总收入水平也已近 400 亿元、拥有各类企业 1700 多家、从业人员约 9 万人。虽然由于开发区并非一级行政区，且随着规模不断扩大而可能跨涉不止一个区县，其经济社会统计数值也相应地被分解纳入到不止一个区县，因而不易进行开发区与各区县发展指标之间的直接比较，但从开发区经济社会数值占全市总值比重快速提高的事实，可以间接反映出开发区的“异军突起”以及一般“非开发区”的相对弱势化。表 1 显示：在“十五”期间西安两个国家级开发区的投资吸引（以实际利用外资额反映）、经济增长（以 GDP、工业增加值反映）、开发建设（以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反映）、收益回馈（对地方财政收入及就业增长贡献）能力都快速提高，占全市总量的比重也不断扩大，对全市 GDP 增长的贡献率达 40.8%，是拉动西安 GDP 增长的绝对主力；2005 年两区 GDP 已占全市 29.3%、工业增加值占全市 68.8%；集中了全市历年引进外资的约 70%；在城市原有老工业区企业大面积减产停产、出现大量下岗失业之际，两个开发区则新创造了约 40 万个就业岗位（还不包括两区建设工地上 10 万多建筑工岗位）；即便实行了开发区超高比例税收留成政策，两个开发区对地方财政的贡献也已占全市财政总收入的 14%。而这些数字所隐含表达是一般“非开发区”在全市权重份额的下降及

其作用和影响力的相应弱化。

2.2 开发区与“非开发区”之间开发建设水平之对比

从对城市空间建成环境及形象面貌影响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方面来考察, 开发区与非开发区之间的不平衡发展态势就更为显著。从表 1 可以看出, 两个国家级开发区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市新增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不断扩大, 说明各种来源的开发建设资金日趋向开发区汇集中。据全国最新一

表 1 2001~2005 年西安市国家级开发区主要发展指标值及其占全市总量之比重
Tab. 1 Growth of the two state-level development zones in Xi'an and its share in the city's total

年份	区域	GDP (亿元)	工业 增加值 (亿元)	地方 财政收入 (亿元)	实际 利用外资 (亿美元)	新增固定 资产投资 (亿元)	(城镇单位) 从业人员 总数 (万人)
2001	西安市	701.3	262.0	55.9	1.8	287.7	177.0
	西安高新区	104.6	79.4	5.8	0.6	24.0	13.1
	西安经开区	30.1	18.9	1.2	0.014	6.1	2.9
	两区/全市 (%)	19.2	37.5	12.5	34.1	10.5	9.0
2003	西安市	928.1	347.1	72.9	2.6	269.9	185.6
	西安高新区	161.3	129.0	7.3	1.1	75.0	20.9
	西安经开区	56.3	23.5	1.9	0.8	23.5	约 6.0
	两区/全市 (%)	23.4	43.9	12.6	73.1	36.5	14.5
2005	西安市	1270.1	419.9	84.0	5.7	409.7	201.6
	西安高新区	270.1	215.4	9.2	2.0	106.3	29.6
	西安经开区	101.5	72.8	2.6	1.7	63.3	约 9.0
	两区/全市 (%)	29.3	68.8	14.0	64.9	41.4	19.2

资料来源:《西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1, 2003, 2005);《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报告》(2001, 2003);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内部)统计资料;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2005 年发展快报;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 2005 年发展快报。

期间调查结果, 自 1991 年西安市第一个开发区(西安高新区)设立以来到 2002 年末, 西安中心城市范围以“开发区”形式新开发土地共计 39.26 km², 而同一时期中心城市建成区面积由 1991 年的 141 km² 扩大到 187 km²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字), 共增加了 46 km², 不难算出开发区所开拓建设面积占同期中心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展总量的 85.4%。到 2005 年末, 仅西安高新区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就多达 379.7 亿元、累积开工建筑面积 1511.8 万 m²、累计开发土地面积(即已完成基础设施配套或全部建设项目的区域) 33.98 km²。表 2、图 1 则分别显示了 1991-2002 年期间西安中心城市不同空间区段及主要开发区住宅、商务楼宇开发动态与分布。其中, 区段 I—明代古城墙以内传统市中心区; 区段 II—明代古城墙之外二环线以内 1950-1980 年代期间形成的城市内环带, 因面积大功能杂

表 2 1991~2002 年西安市不同区段商品住宅及商务楼宇开发动态

Tab. 2 Dynamics of the development of housing and office-building in Xi'an during 1991~2002

区域 / 区段	1991~1994 年		1995~1998 年		1999~2002 年	
	新增住宅 项目 (个)	新增商务 楼宇面积 (万 m ²)	新增住宅 项目 (个)	新增商务 楼宇面积 (万 m ²)	新增住宅 项目 (个)	新增商务 楼宇面积 (万 m ²)
老城中心区 (I)	10	6.6	29	25.3	29	83.6
内城环带 (II)	27	1.74	88	35.9	105	176.8
(II _E 、II _S 、II _W 、II _N 平均)	(6.8)	(0.4)	(22.0)	(9.0)	(26.3)	(44.2)
中环						
城东老工业区 (III)	2	0	8	1.9	18	3.0
曲江新区 (IV)	1	0	4	4.6	16	3.9
外环带						
城南文教区 (V)	2	3.4	8	21.2	35	32.6
西安高新区 (VI)	2	2.5	22	21.6	70	219.8
城西老工业区 (VII)	3	0	3	0	7	0.5
西安经开区 (VIII)	0	0	4	1.04	32	67.4
全市总计:	47	14.1	166	111.6	312	553.9

原始资料来源: 西安市城市建设委员会城建档案资料; 西安房地产信息网 (<http://www.800j.com.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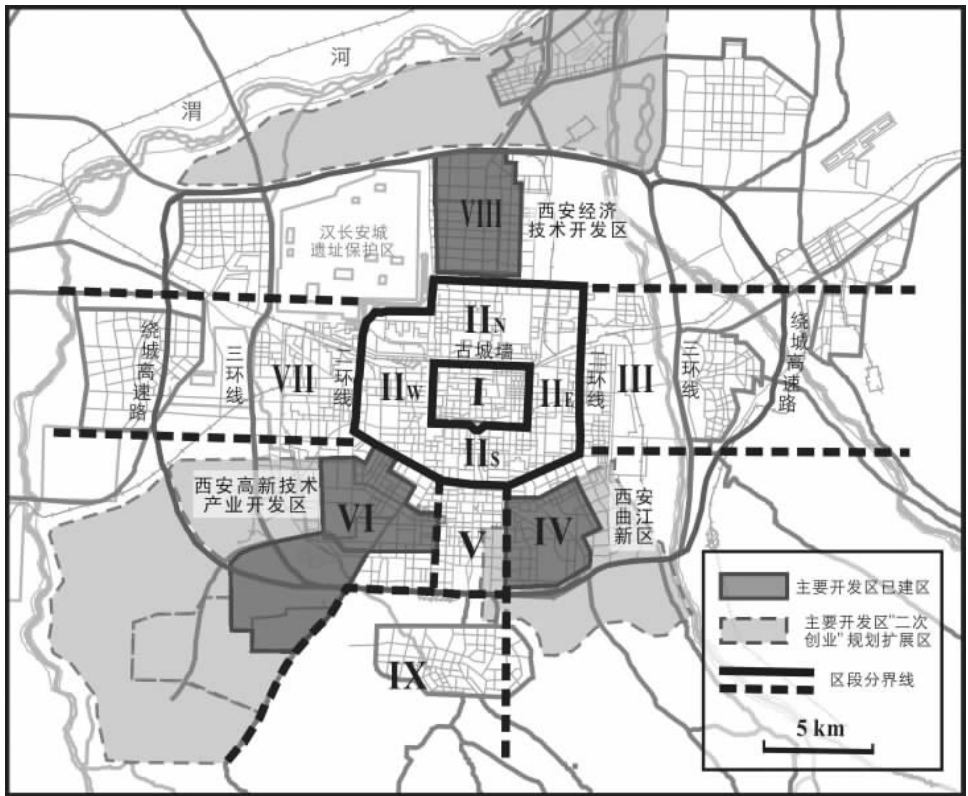


图1 西安中心城市空间区段划分以及主要开发区分布

Fig. 1 Spatial sub-division of the central city of Xi'an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major development zones

而更细致划分为 IIE、IIS、IIW、IIN 四个亚区；区段 III—城东老工业区；区段 IV—曲江新区；区段 V—城南大学 / 文教区；区段 VI—高新技术开发区；区段 VII—城西老工业区；区段 VIII—经济技术开发区。统计区域的外围界线则取至所有跨涉“绕城高速路”的街办、乡、镇的行政区域外周边界线。图 1 中区段 IX 则是指绕城高速路南段外侧、西安高新区以东区段，受高新区发展、大学城开发以及长安县升格为长安区的促进带动，此区段最近几年开发建设也较快，在媒体上常被称作“长安新区”。从表 2 可以看出：随着时间推移，西安市住宅和商务楼宇开发项目均呈现从老城中心向中环—外环带新区扩散的态势，在 1991-1994 年间（当时西安高新区成立伊始、西安经开区和曲江新区等尚未成立）三大主要开发区所在区段上（VI、VIII、IV）几乎没有任何开发项目，而到 1999-2002 年间两个国家级开发区所在区段（VI、VIII）已成为全市单位面积上房地产开发项目最为密集地段；曲江新区成立于 1996 年，因其功能定位是旅游度假开发区，所以区段 IV 按规划商务办公楼宇较少、以旅游度假设施及低密度高档住宅开发为主，但其 1999-2002 年间住宅开发项目也已多达 16 个，西安市最早的一批别墅项目多半位于其中。与此形成对比反差的是，老城区房地产开发项目数量增长日渐趋缓、占全市的比重显著下降，城东、城西两个老工业区内的开发项目更是寥寥无几，是一直以来西安房地产开发和销售最冷清的区段。

而从 2003 年以后房地产开发最新动态来看，开发区与老城区（尤其是老工业区）之间的差异则更为显著（表 3）。在 2003 年以后开盘的 106 个商品房项目 105 523 套住房当中，两个国家级开发区所在的 VI、VIII 区段就分别有 39 559、30 024 套，占到总量的 65.9%，远远多于其他区段，而且其中主力户型平均面积也较大（仅次于曲江新区）；曲江

表 3 2003~2006 年西安市不同区段新开发商品住宅数量及价格

Tab. 3 The number and prices of the newly developed housing in different areas of Xi'an

区域 / 区段		项目数量 (个)			房屋开 发总量 (套)	主力户 型平均 面积(m ² /套)	房屋价格 (万元/套)			极值 (万元/套)	
		普通 住宅	高级 公寓	别墅			平均 最低价	平均 均价	平均 最高价	最低房 价极值	最高房 价极值
中心	老城中心区 (I)	2	7	0	1865	90.1	21.6	39.9	60.1	17.6	131.6
内环带	内城东段 (II _E)	3	2	0	1341	62.0	13.3	19.9	34.3	9.3	47.4
	内城南段 (II _S)	4	4	0	2066	103.4	31.1	43.1	58.7	13.1	98.4
	内城西段 (II _W)	6	0	0	3978	94.5	16.8	28.3	41.4	10.0	51.3
	内城北段 (II _N)	3	4	0	4804	80.3	19.9	29.4	41.6	14.8	51.1
中环	城东老工业区 (III)	6	0	0	8130	96.0	21.0	27.4	36.8	12.3	49.2
	曲江新区 (IV)	2	5	1	5287	179.6	52.1	86.6	139.7	29.4	396.0
外环带	城南文教区 (V)	3	3	0	2376	118.3	21.3	37.1	58.1	12.2	117.0
	西安高新区 (VI)	13	14	0	39559	134.6	35.7	54.1	80.3	8.7	164.8
	城西老工业区 (VII)	4	0	0	2892	94.5	16.4	27.1	43.2	11.6	49.6
	西安经开区 (VIII)	9	1	0	30024	115.8	20.6	34.2	49.7	15.1	79.7
	长安新区 (IX)	10	0	0	3202	100.7	14.4	23.3	35.5	7.4	72.5
总计 / (均值) [极值]:		65	40	1	105523	(105.9)	(23.7)	(37.5)	(56.6)	[7.4]	[396.0]

* ① 本表数据依据西安房地产信息网 (<http://www.800j.com.cn/>) 所发布信息整理而成; ② 某区段房屋“平均最低价”是指该区段内各开发项目的“最低房价”之均值, 而某开发项目中的“最低房价”的算法是由该项目中最小户型面积乘以最低单位面积售价 (在房地产项目销售不同阶段单位面积房价会有所调整变动), 也就是该开发项目中的最低可能房价。而某项目中房屋“均价”算法是主力户型面积乘以平均单位面积售价; “最高房价”则是用最大户型面积乘以最高单位面积售价, 亦即该项目中的最高可能房价。

新区作为规划中的低密度住宅区, 新开发商品房也多达 5287 套, 主力户型平均面积达 179.6 m²。老城区各区段 (I、II、III、V、VII) 内房屋开发总量及单元户型面积均明显较小, 合计仅有 27 452 套, 还不及高新区或经开区一个区段之开发量。在 2003 年以来新开发的 59 个商务写字楼 (或写字楼群) 项目当中, 也有 30 个 (即 50.9%) 项目是分布于高新区和经开区这两个国家级开发区; 这 30 个项目当中有 25 个项目的建筑面积可知, 共计达到 224.91 万 m², 规模已相当于过去 10 年中 (1992-2002 年) 西安市区商务办公楼宇开发总量 (679.61 万 m²) 的 33.1%。

3 开发区的“新经济”区特征及其影响

3.1 开发区的“新经济”区特征

“新经济”是信息技术革命和全球化浪潮中产生的一系列新的经济形态和经济模式的综称, 具有先进技术与专业知识密集、技术与制度创新驱动、兼跨第二第三产业并以服务业居重、高度外向而趋于全球化、成长迅速、发展前景广阔、战略意义重大的特性。第二产业中的高新技术密集制造业及第三产业中的现代商务服务业是公认最主要“新经济”产业组群。开发区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城市新区, 而是以发展具有上述特性的朝阳型“新经济”为主要目标的新型经济区, 担负着改善区域经济结构、提升区域竞争力的功能使命, 而且不同类型开发区在主导产业及发展目标定位上各有所不同。这样就要求开发区一方面须尽力将政策、市场、技术、资本、专业服务、先进基础设施等创新体系要素配置整合在一起, 营造出格外有利于“新经济”成长的“栖息地生境”; 另一方面则须围绕目标产业方向, 对入区经济活动的性质、类型、等级、档次等进行“过滤筛选”。在开发区运行中, 这种“过滤筛选”可通过“刻意的”和“自发的”两种途径形成: 刻意的过滤筛选机制主要包括政策倾斜导向、入区项目审核、已入区项目复检以及城市规划的限定引导等措施; 而一旦目标产业及相关资源在园区形成聚集之势, 在聚集经济效益、

范围经济效益、需求与供给等经济学规律以及自组织效应、协同效应等系统科学规律的支配下,与目标产业内在关联、互补、或竞争性经济活动也会自发地趋于集结成群(即所谓“产业集群”过程^[41],亦可谓“物以类聚”过程),从而也可对入区经济活动形成自然的“过滤筛选”“聚类组合”效应。开发区(尤其是国家级开发区)已发展成为各地吸收国际资本、涉外经济活动、新型体制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及关联服务、创新体系要素最为集中的区域^[40]。

以西安市为例,基于2002展开的西安市“第二次基本单位普查”电子数据库资料中各基本单位空间地址信息,本研究将1991-2001年间城市“新经济”产业群系中“高新技术密集制造业”、“技术密集公共服务业”以及“生产者商务服务业”三大主要组群3786个新增活动单位在西安市不同空间区段分布情况统计整理为表4^[42]。表4数据显示:古城墙内市中心区(区段I)、西安高新区(区段VI)、大学/科研单位密集的II_S亚区、以及西安经开区(VIII)是“新经济”单位增加最多的地带。再结合西安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出各区段相对于每一万人新增“新经济”单位数量(表4最右一栏),结果则更清晰地显示:两个国家级开发区所在VI、VIII区段是相对于人口而言“新经济”增长强度最大的区段,也是西安市“新经济”活动聚集增长最快的地带,集中了全市90%以上经认定高新技术企业;市中心区(I)及大学/文教区(V+II_S)居于其次;几个传统老工业区段(II_N、III+II_E、VII+II_W)“新经济”增长则最为稀少。

同样基于西安市“第二次基本单位普查”资料,利用地理学家所熟知的“区位商”(亦称“专门化指数”)公式 $Q_{ij} = \left(x_{ij} / \sum_{j=1}^n x_{ij} \right) / \left(\sum_{i=1}^m x_{ij} / \sum_{i=1}^m \sum_{j=1}^n x_{ij} \right)$,本研究还分别按产业

单位数量及从业人员数量计算了西安高新区在各类产业方面相对于西安全市的“区位商”值Q与Q',以分析高新区的产业结构及从业结构相对于全市的比较特征。结果显示Q和Q'值均大于1.0的产业类别(意味着这些产业类别在高新区内具有高于全市平均水平的集中程度)为:高新技术密集制造业(Q=4.06, Q'=2.56)、电信业(4.25, 3.83)、计算机/

表4 1991~2001年西安市不同空间区段新增“新经济”产业单位数量(个)

Tab. 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newly increased 'new economy' units in Xi'an during 1991-2001

空间区段	高新技术密集制造业组群*	技术密集公共服务业组群				生产者商务服务业组群				总计(行)	每万人平均	
		电信	综合服务	广播电视电影	金融保险房地产业	信息咨询中介服务代理	计算机应用服务业	技术推广交流	企业总部/跨国机构			
中心区(I)	20	9	33	4	245	269	31	19	80	710	21.63	
内环带	(II _E)	24	2	15	3	62	50	16	11	9	192	4.87
	(II _S)	86	9	60	15	139	180	100	32	19	640	16.55
	(II _W)	109	6	7	1	40	45	13	1	6	228	6.26
	(II _N)	48	1	13	0	40	38	4	4	8	156	4.46
中环	(III)	126	1	10	2	44	35	6	11	5	240	13.74
	(IV)	50	4	8	3	19	34	10	15	5	148	7.65
外环带	(V)	119	6	26	5	65	81	22	7	19	350	20.42
	(VI)	368	2	24	2	60	103	75	4	6	644	27.52
	(VII)	54	1	2	0	8	9	2	4	2	82	9.71
	(VIII)	244	6	3	5	81	44	5	2	6	396	34.08
总计(列)	1248	47	201	40	803	888	284	110	165	3786		

原始资料来源:西安市统计局“西安市第二次基本单位普查”电子数据库。* 本表及本文中的“高新技术密集制造业组群”由医药制造(大类代码27)、专用设备制造(36)、航空航天器制造(377中类)、武器制造(39)、电子机械器材制造(40)、电子与通讯设备制造(41)、精密仪器/仪表/办公设备制造(42)合并构成。

软件 / 办公设备零售 (1.07, 1.47)、金融 / 保险 (1.06, 1.31)、信息 / 咨询 (1.80, 1.69)、计算机应用服务 (4.26, 4.46)、市场管理 / 中介代理 (1.92, 1.40)、科学研究 (1.28, 4.80)、综合技术服务 (2.63, 2.64), 显然都是些与高新技术产业关联性强、知识与技术密集的“新经济”类产业。

3.2 “新经济”区形成发展加剧城市经济—社会空间极化的机理

(1) “新经济”的强势崛起及其伴随的城市经济系统分化重构——“新经济”与一般传统产业的区别不仅仅体现在产业门类和活动领域的差异, 更重要地是在于产品或服务的高新技术含量与专业化水平、生产和经营的组织模式及制度形态、外向度与国际化水平等深层次结构性差异^[43, 44]。内在的结构性优势使“新经济”产业相较于一般传统产业具有更高成长性、更高扩张力、更高效益水平特征, 日趋成为人才、资源、财富聚集流向的主要领域。而与此同时, 知识与技术含量低、创新能力弱、组织与制度形态僵化低效、与国际市场经济相脱节的一些传统“旧工业”则在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浪潮中面临诸多困境, 效益下滑、财富流失、竞争力弱化, 在城市与区域经济体系中日益衰微淡出(即西方学者所谓“deindustrialization”)。“新经济”的强势兴起与“旧工业”的衰微淡出两个反向对比过程并存, 成为当今世界城市经济结构演化重构的最基本特征, 城市经济系统的极化分异在加剧。

(2) “新经济”从业者的社会学属性特征及其影响下城市社会系统的分化重构——由于“新经济”产业先进技术和专业知识密集、与国际经济关联密切的特点, 使得“新经济”行业对高知识学历、高技术职称、专业化人才需求较高、吸纳较多; 而由于“新经济”产业的高成长性、高扩张力、高效益水平的特征, 使得“新经济”行业从业者经济收入也普遍增速较快、水平较高; 因而“新经济”发展首先会带来“新经济”类行业与其他行业之间从业者素质、成分、收入水平的对比分异, 由此带来城市社会系统的组群分化和阶层重构。表 5 是“新经济区”特征较为显著的西安高新区 2005 年 29.6 万从业者受教育水平与西安全体市民及全部单位从业人员的比较结果, 从中清晰可见高新区从业者当中“高中及以下”低学历者明显较少, 而“大学本科”及“硕士及以上”高学历者比重显著较高。至于“新经济”行业从业者能否被认为是社会“富裕阶层”在国际学界尚存在争议: 以 S. Sassen 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为“新经济”发展创造出了一个以技术专家、专业人士、知识精英为主体的社会新富裕阶层, 形成当今社会分化中的“高层”一端^[2]; 而 C. Hamnett 等则认为这一群体被定义为“新中产阶级”才更为贴切, 因而“新经济”增长只是带来社会就业结构的“专业化”而不是中产阶级相对减弱的社会“极化”^[45-47]。Sassen 与 Hamnett 观点之分歧, 或许是由于两者实证分析主要对象分别是经济—社会性状有所不同的美国城市和欧洲城市。但“新经济”行业从业者收入水平总体较高、高于平均, 应该说还是当今中外城市社会相当普遍的事实, 其证据不仅存在于纽约、伦敦、东京^[2], 也存在于多伦多、赫尔辛基、阿姆斯特丹、悉尼、新加坡、香港等其他城市^[27, 35, 48-52]; 从网络上查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中国城市“行业收入排行榜”资料也反映出同样情形。据陕西省统计局公告数据, 2003 年陕西省平均工资最高前十位行业

表 5 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从业者受教育水平的比较特征

Tab. 5 The comparative character of the jobholders in Xi'an HTDZ by education level

人口组群	高中及以下学历者 (%)	中专学历者 (%)	大专学历者 (%)	大学本科学历者 (%)	硕士及以上学历者 (%)
西安市全体居民	83.4	4.7	6.1	5.4	0.4
西安市全部基本单位从业人员	63.8	8.3	12.0	13.8	1.7
西安高新区企业从业人员	35.8	14.9	19.0	26.0	4.3

资料来源: 西安市统计局人口普查办公室调查统计数据; 《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报告 (2005)》; 《西安市第一次经济普查统计公报》。

依次分别为软件业(在岗职工平均年薪 42 347 元)、计算机服务业(33 023 元)、高等教育(23 345 元)、航空业(23 188 元)、电信及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19 277 元)、银行业(19 100 元)、铁路运输业(18 371 元)、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17 959 元)、电力及热力的生产供应业(17 388 元)、科技交流推广服务业(16 407 元),不难看出除少数垄断性资源行业之外、收入位于前列的都属于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表 6)。

表 6 2004 年西安市不同行业职工年平均工资比较

Tab. 6 The average annual salaries of different industrial sectors in Xi'an in 2004

行业部门	平均年薪 (万元)	位次	行业部门	平均年薪 (万元)	位次
农林牧渔业	1.105	15	金融、保险业	2.393	2
采掘业	1.104	16	房地产业	1.526	9
制造业	1.325	11	社会服务业	1.252	13
电气水生产和供应	1.690	7	卫生、体育、社会福利	1.473	10
建筑业	1.162	14	文化、艺术、传媒业	1.683	8
地质水利勘查业	1.359	12	教育业	2.293	3
交通运输、仓储业	1.903	5	计算机、信息、软件业	4.638	1
批发、零售业	0.916	18	科研、综合技术服务业	1.922	4
餐饮、旅店业	0.955	17	党政机关、社会团体	1.812	6

资料来源:《西安市统计年鉴》(2005)

当然,“新经济”行业从业者并非全是高薪富裕者。但由于“新经济”所创造的就业岗位一般集中于顶端和底端两组人群:一批高技能、高学历、从事主要业务、高薪的技术与管理白领和一批低技能、低学历、短期雇佣、从事杂务、为前者服务的低薪工人,而这两个群体之间基本不存在可相互联通的所谓“事业阶梯”,因而“新经济”行业内部的阶层分化与收入差距也远比一般产业显著,“新经济”带来的就业机会并不能使社会各阶层均等受益、并不能消弭缩减不同组群之间收入与社会地位差距,而会削弱“中间阶层”的相对权重、突出城市社会的两极分化,这也是 S.Sassen 等学者认为“新经济发展会加剧城市社会系统极化分异的另一重要依据^[2, 26]。

(3) 强势“新经济”与弱势“旧工业”的区位分离,当今城市与“新经济”强势兴起形成反面对比的经济结构演化动态主要是一些传统“旧工业”的衰微淡出,因两者分别伴随着以白领知识精英为主体的“新(较)富裕阶层”的形成和以下岗失业工人为主体的“新贫困人群”的产生,从而也成为导致当今城市社会系统极化的两个基本过程。而由于“新经济”与“旧工业”在发展条件、劳动力需求、技术级别、专业领域、产品市场、服务对象等诸多方面均缺乏共性“交集”,因而“新经济”与“旧工业”在活动区位及关联人群上都存在“错位”—“新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现代化基础设施(尤其是先进信息通讯设施)、高水平的大学与科研机构、适宜的政策体制,完善的市场机制以及开放的社会文化和良好的生态环境等^[53-56],非一般旧工业区条件所能满足;“新经济”所需要的高文化素质、高专业技能劳动力,也非“旧工业”下岗失业工人所能顶替。因而“新经济的发展与旧工业的衰落是同步发生、却出现于不同地带地段、影响着不同人群的现象”^[26],“新经济区”一般与“旧工业区”空间相互分离。也因此“新经济区”的形成发展一般并不能缓解抵消产业结构陈旧老化区域的衰落,而会使人才、资源、财富、收益越来越集中于局部区域,区域之间以及城市内部经济社会的空间差异对比往往因此而增强。而像开发区这类划出特定区段、辅加特别政策及规划等手段刻意营造出的“新经济”区,更是人为地引导促使了新经济活动(强势产业)和新经济从业者(较富裕阶层)的空间聚集、加剧了其与其他经济社会组群的空间分化隔离,城市空间极化分异因而显化增强。

4 开发区配套商品住宅开发及其影响

我国各地开发区大都配置有 30%~40% 的居住用地。从本文视角出发,开发区作为各

地改革开放的先行示范区,是率先并且彻底实行土地及住房商品化改革的区域,区内新开发住房都是面向市场公开发售的纯粹商品房,因而通过开发区住宅开发不仅直接带来城市人口居住格局的改变,更是通过房屋销售价格对入区居住人口形成一种“准入门槛”,而形成一种比较纯粹的“全产权私有住房拥有者”聚集区,凸显加剧基于经济收入差异的居住分异隔离。在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以“单位大院”、分配公房为主的市民居住形态“模糊”了旧中国城市原有的不同阶级居住分异格局;但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以来,土地市场的建立以及住房商品化和私有化改革,使地价和土地竞标机制以及市民个人住房消费意愿与消费水平等市场力机制开始发挥对城市居住空间的组织调控功能,基于经济收入差异的不同社会阶层居住空间分异隔离随之又开始在中国城市显现^[19-24],并成为新时期中国城市社会空间演化重构的主要特征之一。

从西安来看,开发区内商品住宅开发建设对于触发和带动不同收入社会阶层居住空间的分化隔离发挥了显著的作用,通过各开发区之间以及开发区与老城不同区段之间房价和房型分异所形成的过滤分选机制,基本奠定了西安市居住/社会空间分异的架构格局。例如,以西安市1991-2002年间525个新增商品住宅项目为考察样本,分五个价格档次和5种房屋类型,计算出各类住宅项目在西安市不同空间区段的分布比重如表7。由表7可以看出不同档次/类型住宅在城市空间分布是不均匀的。利用常用的“隔离化指数”

公式 $S = \sum_{i=1}^n |X_i - Y_i| / 2$ 可量化计算出各种档次/类型住宅空间分布的不均匀程度(表7

最末行数值),该“隔离化指数(S)”中 X_i 是第 i 个区段某一类别住宅占同类别住宅的百分比, Y_i 则是第 i 个区段内其它类别住宅的百分比;当某类别(如第 j 类)空间分布完全均匀时(即在各区段分布百分比相等时), $S_j = 0$; 而当其空间分布极端隔离化时(即100%集中于某区段,而在其它区段分布为0), $S_j = 100$; 所以 S 值在0-100间变动, S 值越大意味着空间分布越不均匀、空间隔离现象越突出^[57]。 S 值计算结果显示出:居于最高最低两极的住宅(高档与低档、别墅与安居工程)空间隔离度最高、对应 S 值最大;而中等价位普通商品住宅的空间隔离度最低、对应 S 值最小,意味着其空间分布相对最均匀。可见影响西安居住空间隔离化程度的最关键因素是房价,居住空间隔离主要体现在最高最低档次住宅的区位分离。从表7可以看出,其中低档、中低档住房最主要分布在二环线以内的老城区(区段I、II);城市东、西两侧老工业区内住宅开发项目数量稀少,尤其是没有中高档以上住宅;高档、中高档住宅则大多集中在三个新兴开发区内(区段IV、

表7 1991-2002年各类住宅开发项目在西安市不同区段的分布比重 (%)

Tab. 7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housing projects in different areas of Xi'an during 1991-2002

区域 / 区段	住宅档次 (万元/套)					住宅类型				
	低档	中低	中档	中高	高档	安居	经济	普通	商住/	别墅
	(≤10 万元)	(10-20 万元)	(20-30 万元)	(30-40 万元)	(≥40 万元)	工程房	适用房	商品 住宅	高级 公寓	
老城中心区 (I)	15.8	22.0	7.7	10.3	6.0	0.0	0.0	15.1	16.7	0.0
内城环带 (II)	73.7	51.2	30.8	35.8	25.4	81.8	60.7	41.4	20.4	0.0
中环										
城东老工业区 (III)	0.0	6.1	7.6	0.0	0.9	0.0	10.7	5.9	3.5	0.0
曲江新区 (IV)	0.0	7.3	11.5	7.7	15.9	4.5	0.0	3.8	1.9	25.0
外环带										
城南文教区 (V)	0.0	6.1	13.5	15.4	9.0	4.6	7.1	9.7	9.3	0.0
高新开发区 (VI)	0.0	2.4	21.2	23.1	27.9	4.5	10.7	16.5	35.2	31.3
城西老工业区 (VII)	10.5	2.5	1.9	0.0	0.0	4.6	10.8	2.0	1.9	0.0
经技开发区 (VIII)	0.0	2.4	5.8	7.7	14.9	0.0	0.0	5.6	11.1	43.7
全市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空间隔离化指数 (S)	49.0	33.0	19.0	17.0	33.0	44.0	34.0	14.0	16.0	74.0

VI、VIII)。最高端的别墅类项目则完全集中于三处：高新区及其南邻的秦岭南麓一带，经开区东北方泾、渭、沪、灞河交汇口一带，以及曲江新区。

而从上述表 3 所反映的西安市 2003 年以后房地产开发最新动态则可更清晰地看出：三个主要开发区以及人文社会环境较好的大学 / 文教区 (区段 V + II_S) 不仅是新开发商品房最多的区段，而且是主力户型平均面积、平均房价、最高房价全市最高地段，既反映出这些区段住房规格和住区综合环境的相对优越，也意味着这些区段居民收入水平、生活水准、社会层级的相对高位。其中曲江新区 (IV) 主力户型平均面积达 179.6 m²/套、最高房价达 396.0 万元 / 套，为全市之最；高新区 (VI) 是西安新商品房开发项目最多、建设规模最大区段，在主力户型平均面积、平均房价、最高房价方面仅次于曲江新区，以已婚育中上白领阶层为主要市场的大中户型公寓房居多，是开发商和市民心目中“白领知识精英”集中之地，区段形象上佳，是一直以来西安商品房开发和销售的旺地。表 8 是笔者对西安曲江新区 95 户别墅小区住户、西安高新区 1430 户普通商品住宅住户之居住—生活状况问卷 / 访谈调研的部分结果，从中可见这些开发区住户业主大多在一些高收入行业从业，事业成功者和白领专业人士较多，其居住—生活状况显然优于西安市的平均状况 / 水平，非一般工薪阶层力所能及。

城北西安经开区 (VIII) 平均地价和房价低于曲江新区和高新区、也略低于大学 / 文教区 (V + II_S)，这与经开区以制造业和物流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有关 (即“工业区”的形象)、也与该地段从前在市民心目中的脏乱差“贫民区”负面形象惯性犹存有关，尽管西安经开区的开发建设已极大地提升了这一区段的空间面貌与形象，但该区段对于注重生活品味和文化氛围的富裕阶层以及中上白领阶层的吸引力至今还是不太大，因而入区居民是以具有购房能力的中等收入工薪阶层为主体；有趣的是，因该区房价不是太高而交通甚为便利从而成为西安邻近地区一些外来“较富阶层”移民西安的主要汇集地。

老城市中心区 (I) 虽地价最高且以高档公寓项目居多 (即单位面积房价并不低)，但因

表 8 开发区居民居住—生活状况的比较特征

Tab. 8 Dwelling-living conditions of the residents in development zones compared with the average

住宅所在区段:	西安曲江新区	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西安市平均状况/ 水平 (2005 年)
住宅类型: 受访住户数量:	独栋或连排别墅 95 户	砖混结构普通商品住宅 1430 户	
住房面积:	220 - 380 (m ² /户)	80 - 165 (m ² /户)	• 全市在岗职工年平均 工资 1.77 万元。
住房价格:	80 - 250 (万元/户)	25 - 65 (万元/户)	
住房装修花费:	50 - 100 (万元/户)	5 - 25 (万元/户)	• 城市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9628 元/年。
水/气/电/物业管理等费用:	平时 2-3 (千元/月) 空调/采暖期 4-5 (千元/月)	平时 0.5 - 1.0 (千元/月) 空调/采暖期 1-2 (千元/月)	• 城市居民人均居住 面积 13.85m ² 。
住区绿化水平:	小区平均绿化率 54% 每户 150-350 m ² 私家花园	小区平均绿化率 38%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约 9m ²	• 商品房均价 3007 元 /m ² 。
住区物业设施水平:	有线电视, 集中/分户壁挂锅炉供 暖, 红外安全监视系统, 可视对 讲门铃, 宽带入户, 游泳池, 室 内运动馆等。	有线电视, 集中供暖, 普通对讲 门铃, 宽带入小区, 露天篮球/羽 毛球场。	•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5.03m ²
私家汽车拥有率:	平均 2.27 辆/户	平均 0.31 辆/户	• 私家汽车平均拥有 率 0.03 辆/户。
子女受教育状况:	80% 住户有子女在海外 (大、中、 小学) 留学	8% 住户有子女在海外 (大、中学) 留学	
住宅业主的职业/身份:	金融业 (5 人)、房地产业 (9)、影 视业 (3)、医药业 (6)、电信业 (7)、 私营企业家 (18)、包工头 (3)、 自由职业者 (3)、外商眷属 (2)、 公司高管等。	制药、高技术企业中层管理/研发 人员, 证券交易人员, 民航、电 力、税务、海关、政府部门中层 干部, 大学老师, 律师、中小私 营业主等。	

* 此表主要根据笔者所进行的问卷和访谈调研结果整理而成。表中“西安市平均状况/水平”一栏有关数据则源于《西安市 2005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一些行业部门报告。

单元户型大都较小(以一居室、二居室小户型居多),因而平均房价和极值最高房价均低于几个主要开发区,其主要目标市场是老城原著居民以及未婚育的青年白领职员。几个传统老工业区段(城东城西工业区(III、VII)及其与老城之间的过渡带(II_E、II_W)以及内城北段铁道沿线运输仓储工业区(II_N))内不仅开发项目数量少、规模小,尤其是没有中高档以上住宅,单元户型为全市最小、单元房价为全市最低,这与老工业区内产业结构老化、企业普遍效益不佳、职工收入水平低、居民消费能力弱有关,因而房地产市场疲弱。除此之外,根据2005年西安市城镇低保家庭住房情况普查结果,6城区中尚有无房户和住房困难户(即人均住房面积7 m²以下家庭)共计12 995户,也都分布于老城旧区,构成城市居住分异的底层群体。

王兴中课题组(2000)根据对西安市典型邻里社区问卷调查所获得的“西安市居民(工资)收入空间分布结构”模式结果也同样印证出:高收入居民阶层主要分布在西安高新区和曲江新区所主导的二环线以外城市西南和东南两个扇区;中低收入阶层主要分布在老城中心区以及城东老工业区;最低收入阶层主要分布于城西老工业区以及城市西北和东北郊区边缘带;该课题组基于居民欲望迁移率高低所得出的“西安市生活质量空间差异”模式结果也显示:高新区、曲江新区、文教区、经开区为西安市最高质量或较高质量生活区,而几个传统老工业区段则为西安市较低质量或最低质量生活区^[58]。

综上可基本勾勒出“高收入者多居于开发区新城、低收入者多居于老城旧区、而中等收入阶层居住相对分散均匀”的西安市居住空间分异大致格局。在开发区较优质住宅和住区环境吸引及其较高房价的过滤筛选机制作用下,拥有最强住房购买力和“迁移力”的较富裕人口率先离开旧城而移居开发区新城,由此拉动了不同社会阶层的居住空间分化。再结合上述有关开发区从业者职业、学历、收入特征分析,不难看出几个主要开发区正趋于成为西安市较高学历较高收入阶层工作、居住、活动的主要空间,这自然会对相应区段文化、消费、形象、社会服务种类档次、社会活动形式形态等产生影响,继而造成城市经济—社会空间的更深层次分化。

5 结论与讨论

(1)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开发区”建设,导致城市经济—社会空间的总体发展态势是:开发区/新城/新经济区正成为各种发展要素资源辐合汇集的区域极化中心,因而局部经济社会发展速度显著高于非开发区/老城/旧工业区。这不仅如一些海外研究所指出的那样因设立时间及政策力度的差异而成为中国东西部地区差距扩大的具体机制之一^[13, 16-18],而且也以其一套特有开发运作机制及内在结构特性而成为强化凸显当代中国城市内部空间极化分异的机制之一。

(2)“开发区”作为一种区域发展策略的基本思维其实就是以“增长极理论”为基石的“不平衡发展战略”。虽说依据该区域发展理论,增长极核与周边区域差距扩大的空间极化效应属于阶段性的正常现象、会随着“溢出效应”的增强而逐渐消失,但由于增长极理论在世界各地实践应用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所期望的区域整体发展结果并非总能如愿实现,而极化效应的持续强化则可能蕴蓄区域经济社会诸多矛盾和隐患,所以从1970年代末以来对增长极理论的批评与反思越来越多^[59, 60]。开发区实践对于区域之间及城市内部极化分异的强化凸显效应、尤其是其中“政策力”因素的影响作用,同样值得决策者和研究者反思。

(3)缓和消弭开发区/新城/新经济区与非开发区/老城/旧工业区之间日益扩大的经济—社会差距的措施包括:①合理规划平衡投资项目的空间布局,引导和鼓励适宜项目向老城/老工业区的分流;②建立开发区与非开发区之间利益平衡补偿机制,比如开发

区与所跨涉城区之间的利益分享机制、新区开发部分收益向旧城更新改造方面的转移机制等；③ 大力促进开发区第三产业的全面发展，此举不仅有利于扩大开发区税源、提升开发区整体经济水平、完善开发区产业结构、改善开发区工作环境与生活质量，而且还可以扩大开发区就业面、使开发区发展能够惠及更多领域更广泛阶层的劳动者；④ 增强开发区住宅价格与房型的多样性和“广谱性”，使更多处于不同收入阶层、处于职业生涯不同阶段者有机会共享开发区较优越的软硬生活环境，也有利于创建出更具活力、结构更为丰满健康的开发区新社区。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Estebn J M, Ray D C. On the measurement of polarization. *Econometrica*, 1999, 62: 819-851.
- [2] Sassen S.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first published in 1991).
- [3] Wong W S D. Spatial indices of segregation. *Urban Studies*, 1993, 30(3): 559-572.
- [4] Lu Lachang. Polarization, new polarization and Zhujiang River Delta's development.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00, 20(4): 355-361. [吕拉昌. 极化效应、新极化效应与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可持续发展. *地理科学*, 2000, 20(4): 355-361.]
- [4] Zhen Feng, Gu Chaolin. Study on the regional polarization of Guangdong Province since 1978.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00, 20(5): 403-410. [甄峰, 顾朝林.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空间极化研究. *地理科学*, 2000, 20 (5): 403-410.]
- [6] Hu Xuwei, Zhou Yixing, Gu Chaolin. *On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and Dispersion in China's Coastal City-town Concentrated Areas*.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00. [胡序威, 周一星, 顾朝林. 中国沿海城镇密集地区空间聚集与扩散研究.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0.]
- [7] Lu Dadao. New factors and new pattern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3, 22 (3): 261-271. [陆大道. 中国区域发展的新因素与新格局. *地理研究*, 2003, 22(3): 261-271.]
- [8] Yan Xiaopei, Lin Zhangping. The change of spatial disparities of urban development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4, 59(3): 437-445. [阎小培, 林彰平.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城市发展空间差异变动分析. *地理学报*, 2004, 59(3): 437-445.]
- [9] Ou Xiangjun, Gu Chaolin.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regional economic polarization and dynamical mechanism in Jiangsu Province.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4, 59(5): 791-799. [欧向军, 顾朝林. 江苏省区域经济极化及其动力机制定量分析. *地理学报*, 2004, 59(5): 791-799.]
- [10] Liu Xuhua, Wang Jinfeng. On China's spatio-temporal dynamics and imbalance of regional economy.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4, 23(4): 530-541. [刘旭华, 王劲峰. 中国区域经时空动态不平衡发展分析. *地理研究*, 2004, 23(4): 530-541.]
- [11] Xu Jianhua, Lu Feng. Spatial and temporal scale analysis on the regional economic disparities in China.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5, 24(1): 57-69. [徐建华, 鲁风. 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时空尺度分析. *地理研究*, 2005, 24(1): 57-69.]
- [12] Khan A R, Riskin C. Income and inequality in China: composition, distribution and growth of household income (1988 to 1995). *The China Quarterly*, 1998, 154: 221-253.
- [13] Fan C C. Uneven development and beyond: regional development theory in post-Mao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97, 21(4): 620-639.
- [14] Johnston M F. Beyond regional analysis: manufacturing zones, urban employment and spatial inequality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1999, 131: 1-21.
- [15] Li S M, Tang W S (eds.). *China's Regions, Polity, & Economy: A Study of Spat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Post-reform Era*.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16] Zhao X B, Tong S P. Unequ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spatial disparities and regional policy reconsideration, 1985-1995. *Regional Studies*, 2000, 34(6): 549-561.
- [17] Fujita M, Hu D. Regional disparity in China 1985-1994: the effects of globalization and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 2001, (35): 3-37.
- [18] Zhang J, Kristensen G. The paradox of unequal regional investment and equal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 2001, (35): 637-655.
- [19] Gu Chaolin, Kesteloot C. A research on social polarization in Beijing.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1997, 52(5): 385-393. [顾朝林, C.克斯特洛德. 北京社会极化与空间分异研究. *地理学报*, 1997, 52(5): 385-393.]
- [20] Wu Qiyang, Cui Gonghao. The characters and mechanisms of the residential differentiation in Nanjing. *City Planning Review*, 1999, 23(12): 23-28. [吴启焰, 崔功豪. 南京市居住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形成机制. *城市规划*, 1999, 23(12): 23-28.]
- [21] Ai Dabin, Wang Li.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urban social space and its development tendency. *Human Geography*, 2001, 16(2): 7-11. [艾大宾, 王力. 我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特征及其演变趋势. *人文地理*, 2001, 16(2): 7-11.]
- [22] Ye Yingjun. Study on the residential differentiation in urban China. *Planner*, 2001, 17(3): 94-97. [叶迎君. 我国居住空间分异初探. *规划师*, 2001, 17(3): 94-97.]

- [23] Feng Jian, Zhou Yixing. The social-spatial structure of Beijing metropolitan area and its evolution.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3, 22(4): 465-483. [冯健, 周一星. 北京都市区社会空间结构及其演变. *地理研究*, 2003, 22(4): 465-483.]
- [24] Xing Lanqin, Wang Hui, Cao Mingming. Restructuring and differentiation of the residential areas in Xi'an since the 1990s. *City Planning Review*, 27(6): 34-39. [邢兰芹, 王慧, 曹明明. 1990年代以来西安城市居住空间重构与分异. *城市规划*, 2004, 28(6): 34-39.]
- [25] Knox P L. *Urbaniz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Urban Geography*.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1994.
- [26] Hall T. *Urban Geograph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 [27] Walks R A. The social ecology of the post-Fordist/global city?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socio-spatial polarization in the Toronto urban region. *Urban Studies*, 2001, 38(3): 407-447.
- [28] Mollenkopf J H, Castells M (eds.). *Dual City: Restructuring New York*.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1.
- [29] Sassen S. On concentration and centrality in the global city. In: Knox P L, Taylor P J (eds.), *World Cities in a World Syste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63-77.
- [30] Dorling D, Woodward R. Social polarization 1971-1991: a micro-geographical analysis of Britain. *Progress in Planning*, 1996, 45(2): 67-122.
- [31] Musterd S, Ostendore W (eds.). *Urban Segregation and the Welfare State: Inequality, Polarization and Exclusion in Western Cities*. London: Routledge, 1998.
- [32] Kortteinen M, Vaatovaara M. Why and how do urban spatial inequalities grow during the information age? A case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elsinki region. In: *Urban Futures Anthology. Proceedings from an EU Expert Meeting on Metropolitan Issues in Södertälje*, 2001.
- [33] Marcuse P, R Van Kempen. *Of States and Cities: The Partitioning of Urban Spa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 [34] Boddy M. Social exclusion and the polarization. In: Boddy M (ed.) *Urban Transformation and Urban Governance - Shaping the Competitive City of the Future*, pp.66-76. Bristol (UK): The Policy Press, 2003.
- [35] Vaatovaara M, Kortteinen M. Beyond polarization versus professionaliz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elsinki region, Finland. *Urban Studies*, 2003, 40(11): 2127-2145.
- [36] Bao Ke. *Study on China's Development Zones: Design of the Micro Regulation System of the Development Zones after China's Entrance to WTO*.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2. [鲍克. 中国开发区研究: 入世后开发区微观体制设计.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 [37] Wang Hui. The operation of new special development zones and its impacts on China's urban governance. *City Planning Review*, 2006, 30(5): 19-27. [王慧. 开发区运作机制对中国城市管治体系的影响效应. *城市规划*, 2006, 30(5): 19-27.]
- [38] Pi Qiansheng. The 'Enclave Effect' and 'the Second-rou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Development Zones. Tianjin: Tianjin People's Press, 2003. [皮黔生. 中国开发区的孤岛效应及其第二次创业.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3.]
- [39] Wu F L. China's changing urban governance in the transition towards a more market-oriented economy. *Urban Studies*, 2002, 39(7): 1071-1093.
- [40] The National Information Center of China. *The Report of China's Development Zones (2004)*. Beijing: China Market Press, 2005. [国家信息中心信息资源开发部. 2004 中国开发区发展报告. 北京: 中国市场出版社, 2005.]
- [41] Porter M. Location, competi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ocal clusters in a global economy.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rterly*, 2000, 14: 15-34.
- [42] Wang Hui, Tian Pingping, Liu Hong. Spatial structuring of the 'New Economies' in Xi'an and its mechanisms.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6, 25(3): 539-550. [王慧, 田萍萍, 刘红. 西安城市 " 新经济 " 发展的空间特征及其机制. *地理研究*, 2006, 25(3): 539-550.]
- [43] Beyers W B. Services and the new economy: elements of a research agenda.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2, 2(1): 1-29.
- [44] Godin B. The New Economy: what the concept owes to the OECD. *Research Policy*, 2004, (33): 679-690.
- [45] Hamnett C. Social polarization in global cities: theory and evidence. *Urban Studies*, 1994, 31(3): 401-424.
- [46] Hamnett C. Socio-economic change in London: professionalization not polarization. *Built Environment*, 1994, 20: 192-203.
- [47] Hamnett C. Why Sassen is wrong: a response to Burgers. *Urban Studies*, 1995, 33(1): 107-110.
- [48] Kloosterman R. Double Dutch: polarization trends in Amsterdam and Rotterdam after 1980. *Regional Studies*, 1996, 30: 467-476.
- [49] Burgers J. No polarization in Dutch cities? Inequality in a corporatist country. *Urban Studies*, 1996, 33(1): 99-105.
- [50] Baum S. Sydney, Australia: a global city? Testing the social polarization thesis. *Urban Studies*, 1997, 34(11): 1881-1901.
- [51] Baum S.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global city Singapore. *Urban Studies*, 1999, 36(6): 1095-1117.
- [52] Chiu W K, Lui T L. Testing the global city-social polarization thesis: Hong Kong since the 1990s. *Urban Studies*, 2004, 41(10): 1863-1888.
- [53] Florida R. *Competing in the age of talent: quality of place and the New Economy*. R. K. Mellon-Foundation: Report 2000.

- [54] Henry N. The new industrial spaces: location logic of a new production er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 Regional Research*, 1992, (16): 376-397.
- [55] Saxenian A. *Regional Advantage: Culture and Competition in Silicon Valley and Route 128*. 2nd ed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56] Frenkel A. Why high-technology firms choose to locate in or near metropolitan areas? *Urban Studies*, 2001, 38(7): 1083-1101.
- [57] Peach C, Robinson V, Smith S. *Ethnic Segregation in Cities*. London: Croom Helm, 1981.
- [58] Wang Xingzhong et al. *Structure of the Living Space in Chinese Cities*.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04. [王兴中等. 中国城市生活空间结构研究.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4.]
- [59] Parr J B. Growth-pole strategies in regional economic planning: a retrospective view (part 1): origins and advocacy. *Urban Studies*, 1999, 36(7): 1195-1215.
- [60] Parr J B. Growth-pole strategies in regional economic planning: a retrospective view (part 2): implementation and outcomes. *Urban Studies*, 1999, 36(8): 1247-1268.

Rise of New Special Development Zones and Polarization of Socio-economic Space in Xi'an

WANG Hui

(Dept. of Urban & Resource Science,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 "New Special Development Zones (NSDZs)" have become a distinctive, popular, significant urban development model, also been an activator of urban transformation, in China's opening and reform era. Taking the city of Xi'an as a case, through analyzing the NSDZs' particular operation mechanisms and structural features, such as their privileged status as "special policy districts", their competitive economic structure as "new economy" spaces, and their strategies of commercial housing development together with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 impacts of NSDZs on the ongoing socio-economic polarization of Chinese cities are underlined and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based on a variety of data sources and from 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The empirical results in Xi'an show that: (1) because of the more favorable conditions and milieu created by the "special policy district" treatment, the NSDZs have become the major attrac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capital and other investments, with the results that the NSDZs, 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areas in the city, have generally experienced a much faster economic growth as well as spatial expansion with more advanced infrastructure and better quality of built-environment. These make the NSDZs economically and physically outstanding from the rest part of the city; (2) the NSDZs have become the most concentrated area of knowledge-based, technology-intensive, world-market-related "new economies". This advantage of economic structure has not only become another reason for NSDZs' rapid economic growth, but also made the NSDZs special social areas with an obviously higher proportion of well-educated and highly-paid people; (3) the comparatively better quality of living environment and higher price of commercial housing developed in NSDZs have made the NSDZs a special new residential area of 'purer' private-property owners, and accordingly, more wealthy residents. Along with this, an income-based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is becoming manifest in the city. (4) In contrast to the above processes, the old areas (especially the old industrial sections) of the city have relatively fallen backward because of less investment, less productivity, less "new economies", and more low-income people. The spatial disparity within the city is therefore increasing. These facts indicate that the polarization of urban socio-economic space has been intensified with the rise of NSDZs. The findings and arguments of this research will be helpful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and evaluation of the NSDZs-dominated urban development model existing in many Chinese cities.

Key words: new special development zones; urban socio-economic space; polarization; Xi'an